詩問 一二三 共十一

詩經講義 一

御評　健陵手批

泛引百家其

別本淹博下有安能如是四字

出無窮篇非

素纏之淹博

辛亥仲冬

御批烜爀天奬隆重條條評品悉踰涯分時有
遭離不獲入閣躬受唯泛引百家一段爲李學士
明淵所誦茲用弁卷以當序引嗚呼
眞游旣遡臣之流落知此撫卷銜恩不禁潸洟之交集

別本仲冬ノ次ニ健陵手批トアリ

出無竆苟非

辛亥仲冬

與猶堂集卷之一

洌水 丁鏞 著

詩經講義一

乾隆辛亥之秋九月。試射內苑。臣鏞以不中。罰直于北營。在耀金門外既而內降詩經條問八百餘章。令臣條對。限四十日。臣乞展限二十日。蒙允。既條陳御批烜爀。天奬隆重。條條評品。悉踰涯分。時有遺離。不獲入閣躬受。唯泛引百家一段。爲李學士明淵所誦。茲用弁卷。以當序引。嗚呼。眞游既邈。臣之流落如此。撫卷銜恩。不禁涕洟之交集

也。
嘉慶戊辰春。臣謹書。

總論

御問曰。詩其難解乎。曰難解也。朱子集傳。訓釋備矣。而猶
有難解者何也。非風雅之體之難解也。非興比之義之難
解也。非正變之謂之難解也。非字句音韻之難解也。非鳥
獸艸木之名之難解也。惟詩中美刺之事。有異同是非。爲
難解。舊說之可考據者。有小序。而先儒之取捨從違不同。
當何所折衷而憑信歟。此其最難解者也。
臣對曰。孔子稱詩三百。今其數相符。則其文未嘗殘缺
也。經文既皆可信。旨義似若易言。然其所以難解者。不

獨美刺之事也豳風數篇風而似雅桑扈以下雅而似風魯商二頌頌而似雅則風雅之體亦難解也詩有六義經三緯三宜其稱風雅頌賦比興而今大序稱風賦比興雅頌又毛傳所繫只有興也而不見賦比孔穎達以爲言興以顯賦比比誤也三擧其二則其一自顯而今擧其一何以顯其二乎又其興也者未嘗逐篇而繫之故三百五篇之中但得一百十四而卷耳則曰憂者之興也憂者之興不惟卷耳一篇此又何意也今集傳於國風二雅逐篇逐章迭繫三義於頌則又每首一節繫以賦也比皆莫曉厥由則興比之體亦難解也鄭樵

以來正變之說疑者亦多二南正風也而汝墳之戚王室野麕之憂強暴豈非變乎十三國變風也而緇衣之好賢七月之陳王豈非正乎小雅之正者有常棣之弔管蔡大雅之變者有烝民之美宣王今必自懿夷訖於陳靈劃界分疆若有天限然者得無膠乎則正變之說亦難解也魯詩之山有樞作山有蓲漢書之子之還作子之營賈山之引雨無正參用桑柔之句緇衣之引節南山特多先正之節若此類不可勝數鍾鼓樂之之樂不當音洛山榛隰苓之苓又當音連若此類不可枚舉則字句音韻亦難解也流離之或事或禽騶虞之或官

或獸茹藘之或廬或茁樸樕之或聲或𣗥若此類甚多而聚訟紛然則鳥獸艸木之名亦難解也至若小序之從違朱子之前惟呂祖謙信之最確朱子之後惟馬端臨辯之最詳訟案俱在在覽者裁擇也

夫詩人之有贊美之語者固好賢樂善之心而若其譏刺人者非所謂敦厚溫柔之教也然以序中所說觀之何其多譏刺之作歟男女相悅之詩亦以爲譏刺之詩以狡童爲刺鄭忽將仲子爲刺祭仲青青子衿爲刺學校若此類甚多皆不可信歟以贊美之辭而言則漢之廣矣不可作德廣之喻行葦之牛羊勿踐履不可作仁及草木歟魚藻

之王在在鎬。終不可作思武王之詩。昊天有成命。終不可作周公告成功之詩歟。碩人載馳定之方中之外。序說皆不可從歟。朱子以爲當以詩解詩。不可以序解詩。夫小序世傳子夏所作。子夏是親受於夫子者。則宜若可信。而朱子不取者何也。朱子以小序謂非子夏作。何以知其非子夏所作歟。以文體之不類樂記儀禮傳歟。以義理之謬戾。非當日起余之見識歟。

臣對曰。聖問中所舉十篇。皆有前人之備述。臣不必贅論。若其作者之名。朱子所據。蓋後漢儒林傳也。然隋志又明言先儒相承。謂毛傳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

仲更加潤色撰隋志者蓋不見儒林傳文而言之若是
也若果爲衛宏作固無足論若以爲子夏作是又非子
夏自創之必皆受之孔子考之國史而後敢爲之後
學之尊信又不特子夏而上此朱子所以斥之益嚴者
也 臣讀朱子辯說其所以詆其踳駮發其瑕纇者明白
痛快綜理密切有足以破千人之惑雖使毛鄭復生無
以置對然考核未周採摭有漏其武斷之爲註謬者往
往有先秦西漢之文迭出而爲之證如柏舟之爲仁人
青衿之爲學校木瓜之美齊桓羔裘之非子皮今已昭
朗著顯孰得而難之乎況刺淫之詩朱子悉以爲淫人

之所自作則詩三百之一言以蔽曰思无邪非過語乎
於是右小序而斥朱旨者紛然雜出囂囂郘郘莫可禁
止此又斯文之不幸也蘇軾云小序之可信者首一句
而已朱子並其首一句而多不信從如漢廣之非德廣
誠如朱子之所論由是言之小序果衛宏作也然衛宏
亦有所受未必三百篇之序壹是其自刱博考古文擇
其有據者而從之未爲失也若夫子夏聖門之高弟也
其文之見於經傳者高古典雅斷非小序之文所得比
擬者此不待朱子而後始可辯破也
朱子嘗曰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不足信史記國

語之文○可辯詩序之誤者○果指何語歟○又曰古人已不曉詩意○左傳所載歌詩○多与本旨○元不相關○夫史記國語左傳○同是古史○而在史記國語則信之○在左傳則不信○抑又何歟○呂東萊讀詩記○專信詩序○而朱子非之○至以爲毛鄭之佞臣○後學之所尊信○莫如朱子○則當從朱子○而且朱子之前○不從詩序者○歐陽公蘇穎濱鄭漁仲○從詩序者○呂東萊一人○以衆寡而可決其得失歟○小序非子夏所作○則果是誰作歟○東漢儒林傳云○小序是衛宏作○而朱子以爲亦不是衛宏作○是二三人手而合成一序者○蓋以其零湊附會也○衛宏猶不爲○則況子夏乎○朱子之論○至此益嚴○而小序

於是乎廢矣。

臣對曰。至若三史之得失。左丘明觀魯史。而傳春秋。以其緖餘。別爲國語。盖遺秉之拾耳。司馬遷發憤作史記。於貨殖游俠等傳。致意頗深。而其餘。則正經外史。俱蒐並畜。本多疎謬。而朱子之或取或舍者。恐以無衣之美武公。於史記無見昊天之爲成王。於國語有據而左傳所賦鄭衛諸詩。皆今所定淫詩故也。然公劉之爲后稷曾孫史記之難信也。常棣之爲周公所作。國語之難信也。清人黃鳥之各有事實。左傳之不可廢也。朱子亦何嘗偏主之哉。若徒以尊信者之衆寡。決其從違。則歐陽脩蘇

轍鄭樵。特三人行耳。自毛鄭而下。二京六朝。下及李唐。
其間儒林宗匠之信小序者。動以百數。呂東萊。亦可謂
不孤之德也。
近見一文字。自燕中出來者。載其論詩說。而曰漢魯國毛
享。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之大小毛公。所由授
受。則得之趙人荀卿。而逆泝于根牟子。孟仲子。李克。曾申。
以及于卜氏子夏。子夏親見聖人者。總其刪述之旨。爲之
序論。以授門弟子。今世所習三百篇小序。雖繫毛公。實本
諸子夏氏而立說者也。觀此說。則其叙來歷。似爲該備。而
与朱子說不同。且所謂毛享之作訓詁。得之荀卿者。果何

所據耶。小序眞僞。固爲詩之一大疑案。然自朱子斷棄之後。宜可以破疑。而猶有後來紛紜。何以則痛可辨正。使讀詩者瞭然無惑歟。願博古之君子。其詳講而明陳之。

臣對曰。近儒謂毛享得之荀卿。本之子夏者。蓋出於柴氏家訓。意漢書隋志。皆稱毛萇爲趙人。故遂以毛萇近接荀卿。而遠溯子夏。其來歷未必可信。然謝曼卿衛敬仲之學。皆出於河間獻王得書之後。則小序之作。要之在毛萇以前。故近儒又謂故訓傳之故。卽小序之首一句。而孔氏。旣稱毛享作故訓傳。則小序實毛萇作也。蓋子夏所作之說。雖稱先儒相承。信者惟蕭統。卽自韓愈

已疑之。其云毛公作之者。最有理。源流既遠。傳授有素。寧適不信。不必毀棄。其必立一。而廢一。故各抱宗旨。恐墜敗。此紛紜之所以起也。

國風

御問曰。孔子刪詩。寓勸懲之教也。故詩有善惡。斯并取之矣。若非示戒。則既嘗曰放鄭聲矣。然而鄭衛之詩。何以与二南同列於國風之編也。此可見詩爲勸懲之用矣。然鄭衛之淫詩。只當存之。以觀民風而已。似不合被之絃歌矣。乃猶領在樂官。以時存肄者何歟。若不登之樂歌。則懲創鑑戒之意。猶爲未切而然歟。

臣對曰鄭衛之説前人之述備矣然臣以爲樂記以鄭衛爲亂世之音桑間濮上爲亡國之音今桑中載於衛詩惡得与鄭衛有亂世亡國之別即桑中之非桑間明甚子曰鄭聲淫又曰放鄭聲何言鄭而不言衛乎既放之又何以列于國風乎即鄭衛之詩之非鄭衛之音又明甚又史記樂書及應劭風俗通皆桑間与鄭分而言之可按而知也大抵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義而合事情相類故君臣朋友之間託辭於男女者詩家之本法也故自離騷漢魏而下皆慕效風詩此體甚多即朱子感春賦曰悼芳月之不徂兮思美人而不見彼美人

之修嫮兮超獨處乎明光結丹霞以爲衩兮佩明月而爲璫又擬古詩曰娟娟東家子鬱鬱方幽居濯濯明月姿靡靡朝華敷寸心未銷歇託體思同車又曰大君滄海至贈我一篋珠結作同心花綴作紅羅襦雙垂合歡帶麗服眷微軀爲君一起舞君情定何如又曰邯鄲多名姬素艷凌朝華妖歌掩齊右縱舞傾陽阿麗服棲奇芬願我長容嗟願生喬木陰貞緣若絲蘿朱子托興之意雖不可考要之非紀實之詩也鄭衛之詩何以異是且夫善則美之惡則刺之此詩之所以作也美之則勸刺之則懲此詩之所以采而太史之所以被之管絃也

今若舍美刺二字而求詩之所以爲詩則不幾於舍襃貶二字而求春秋之所以爲春秋也乎世有刺淫之詩而無淫詩被之管絃靡不可也

宋風之不与以王者之後也魯風之不与以有魯頌也楚風之不得列者其義何居若以蠻夷而外之則秦亦戎也何錄秦而不錄楚也

臣對曰楚之就封在於成王之時而已自昭王之時膠舟不反苞茅不入至夷王之時遽僭王号則其不臣服於周可知也豈可以巡守陳詩之禮責之乎則楚之無詩也宜矣

周南

御問曰。風是民俗歌謠之詩。而周南載后妃所自作之詩。何也。葛覃之勤儉孝敬。固當載之。卷耳則不過思良人之詩。亦并載之何歟。

臣對曰。二詩未必皆后妃之自作也。漢儒之宗齊魯者。並以關雎爲康王以後之刺詩。此固不經。而其必爲宮人所作。却無明據。古人云。婦人能詩易犯物議。今以篇首三詩。並作婦人之詩。臣未之信也。后妃有葛覃之德。而詩人在下者。贊美爲詩。奚不可乎。至於卷耳。尤非婦人之詩也。據春秋傳。文王清廟爲周公所作。鹿鳴以下

四詩亦或以爲周公所作故晉儒以關雎爲周公所作蓋欲以四始之詩並出元聖之手也然亦未敢信也

關雎

御問曰竊嘗思之關即關通之謂蓋言聲音之相通也夏書關石註訓關爲通此似可證石曼卿詩曰樂意相關禽對語雎鳩之關關豈非以樂意相關耶

臣對曰禽聲之著于文字蓋多有音無義鸎聲之粟留鳩聲之吉匊只取諧聲詩之緜蠻即此類也雞之喈喈鴈之嗈嗈雎鳩之關關皆一例也或曰雎鳩之聲和車韋間關之聲故謂之關關可備一說

摯而有別。猶言和而不流也。彼爲鷙鳥之說者。引徐鉉所云鶚鳥交則雙翺別則立而異處爲證。而鶚鳥之立而異處。正以其猛鷙故有別也。非猛鷙而又能有別也。是可以破鷙鳥之說歟。

臣對曰。雎鳩之爲鷙鳥。不無可據。爾雅註曰。鵰鶚。說文曰白鷢。徐鉉之說又直解此詩。後儒雜引經傳以駁鄭樵之說。其說頗詳。然摯與鷙異。情摯而又能有別。誠有味矣。且有別本有二義。一以男位于外。女位于內。不相褻狎爲有別。一以各夫其夫。各婦其婦。不相混亂爲有別。令集傳兼言之。然雎鳩猛鷙而亦能有一定之配匹。

不相混亂雖不作深摯之意亦無不可也
女者未嫁之稱太姒既配君子之後猶用未嫁之稱何也
臣對曰女固未嫁之稱而如易之家人稱男正位于外
女正位于內是既嫁而猶可用女稱蓋對男而言也
君子指文王也或引旱麓之豈弟君子以爲人君之稱則
文王之聘姒氏是爲世子時也何得遽以人君之稱稱之
按戴記文王九十七而終書之無逸曰文王之享國五十
年則文王四十八始卽位爲西伯也文王年十三生伯邑
考其聘姒氏當是十餘歲時也古有稱貳君爲君子之文
否未之見也若以爲文王卽位之後追叙其婚姻之初則

大旨所謂宮中之人。於其至云者。豈誤邪。

臣對曰。文王世子云。君子曰。德則世子亦可稱君子。然此詩。若必以爲太姒宮人之作。則義多難通。文王以王季爲父。年甫十餘。遽自求匹。寤寐轉輾。非理也。世子雖得賢匹。琴瑟鍾鼓以友以樂。非時也。齊魯三家風刺之說。雖不可述。要之詩人陳說禮義之詩也。第一章言唯淑女而後。可配君子也。第二章言淑女之難得。不可輕取也。第三章言旣得而和樂也。若以爲太姒始至之初宮人作之。則義多難通。誠如 聖問也。

荇菜。先儒多言取其柔順潔淨。比后妃之德。而集傳不言

者。何邪。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以無方與無時也。

臣對曰。荇菜爲祭祀之用。故詩人言之。非必比德也。毛傳曰接余也。或曰莕菜。後儒又以倢伃爲證。以爲后妃之妾。衆女猶荇菜之妾餘草。此皆傅會之說也。左右者輔助也。傳曰。婦人无遂事。蓋雖自擇而自芼之。無非所以輔助君子。故曰左右采之。左右芼之。謙言之也。若以取之無方。興求之無方。則末章之琴瑟鍾鼓。亦友樂之無方乎。恐非義例也。

芼是蔬茹煮於滑之謂也。芼羹鉶芼之文。見於內則儀禮。

而語類答魏才仲之問曰芼是采擇也○与集傳不同何歟○

臣對曰○訓芼爲擇○葢毛傳鄭箋文也○據儀禮諸文○用菜雜肉汁爲羹曰芼○亦非熟而薦之之意也○

葛覃

御問曰○黃鳥黃鸝也○舊註作鸎黃○字書作鵹黃○說文作離黃○東京賦作麗黃○顧野王玉篇始出鸝字○註曰鸝黃是鳥也○黃鸝兼兩色○若單以鸝稱○不成黃鳥○故說者以集傳爲非○謂黃鸝非一字鳥○此說何如○麗有黑色之義○馬从麗則爲驪○集傳之單稱鸝○果似可疑○

臣對曰○李白杜甫王維之詩○皆稱黃鸝○無單言鸝者○王

安石詩云。草長流翠碧。花遠没黃鸝。翠碧亦鳥名。而以碧對鸝。亦以黃鸝爲兩色鳥也。然韋莊詩曰。樹密鬬雛鸝。梅堯臣詩曰。喬林未囀鸝。朱子之單稱鸝。蓋亦從俗而然也。

朱子曰。葛覃只是見葛而思歸寧。蓋言感節物而思見父母也。然葛覃之詩。是絺綌既成之後。追叙其事。故首章言初夏之時。葛葉萋萋。次章言刈濩而爲絺綌。服之無斁而至於垢弊。將澣濯其衣。則去葛覃之時已遠矣。何以謂見葛而思歸寧歟。

臣對曰。澣濯者非葛衣也。衣者禮服也。據周禮。王后六

服皆是絲帛之衣故必以素紗爲裏禮曰以帛裡布非

禮也絺綌之衣必不以素紗爲裡也 臣故曰澣濯者自

是舊衣見葛而思歸寧未爲不可也第 臣於汚澣二句

不無疑晦以汚爲撋本無所據 臣謂后妃節儉之德於

燕服任其垢汚只於章服薄施澣濯故曰薄汚我私薄

澣我衣也故曰害澣害否否謂燕服不澣也或澣或否

何也以其歸見父母不必盛飾而然也不然害否二字

恐無義也

卷耳

御問曰卷耳從朱子說作后妃思文王之詩則陟彼崔嵬

我馬虺隤。是后妃之登高望遠也。或曰婦人之乘馬登山。
毋亦有未可者歟。或曰僕馬疲頓爲文王之軀馳歷險。此
說何如。焦氏易林云。玄黃虺隤。行者勞疲。役夫憔悴。踰時
不歸。以僕馬疲頓。爲行役者之辭。厥惟久矣。
臣對曰。乘馬登山。誠非婦人之事。太姒有靜淑之德。宜
無是也。序說之言求賢審官。必有所受。據左傳。楚
以公子午等九人。列爲九官。君子謂楚能官人。官人。國
之急也。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周行者周朝之班行
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
襄十五年當時之以此爲急賢之詩。可知也。臣因是而思之。

卷耳易采之物也頃匡易盈之器也荀子云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而不可貳以周行以頃匡而求卷耳猶且不盈况難采者賢材也難盈者周行也輔君德者以是為急不亦宜乎崔嵬岡岨者皇路之崎嶇也僕馬疲頓者輔佐之匪人也憂時慮國至於酌酒以自寛則其至誠惻怛斯可知也或者以為求賢審官無与后妃則不知道之言也思齊之詩首言太任太姒之德而其卒章曰小子有造譽髦斯士此謂多士之盛本自后妃也書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聽乃唯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以為大夫卿士此謂小人之用亦自后妃也國語富辰論后妃之德乃曰尊貴

明賢庸勳長老官不易方動無不濟。是謂內利。語見周由
是觀之。求賢審官。誠爲后妃之德。而國之所以廢興存
亾以是也。詩之爲戒。不其淵矣乎。
聖人之憂思發。而中節。何待酒力而排之哉。夫昏冥不知
而後可以忘憂。醉而昏冥。男子猶不可。况婦人乎。
臣對曰。小序以卷耳爲后妃之志。古禮以卷耳爲房中
之樂者。謂求賢審官之義。后妃宜知之也。若其詩則非
后妃之所作也。酌酒者豈必后妃哉。飲酒忘憂。誠非婦
人氣象也。
爾雅注說。以吁作盱。其曰盱者。謂馬瘏僕痡。何用張目望

遠乎。語太露。味且短。不如作吁之為辭婉而意遠也

臣對曰。爾雅只以憂愁釋盱字。未有張目之說。惟說文曰。盱張目也。意憂發於口而呿氣永歎則从口作吁憂形於目而張目望遠則从目作盱。其辭婉意遠果不如吁字之有餘思矣

樛木

御問曰。樂只樂易也。集傳云。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則是可樂哉君子也。語意有賓主之別

臣對曰。此与豈弟君子假樂君子。同為樂易之君子也。樂易之人。人亦樂之。則集傳之義。不相妨也

福履之履。注曰祿。盖取爾雅釋履之文也。履上九曰。視履考祥。本義以爲視履之終。以考其祥。盖所履者善。則必致其祥。故稱祿爲履歟

臣對曰。古之君子。求福不回。履道卽所以受祿也。履之六三曰。眇能視。跛能履。上九之文。謂視与履考祥也。引彼明此。恐未當也。臣因是而思之。后妃之德非一。而莫盛於不妒。姤之九五。曰以杞包瓜。亦樛木逮下之義也。姤者女后之卦。而其物象如此。后妃之德。有大於樛木乎。小雅云南有樛木。甘瓠纍之。此君德之逮下也

螽斯

御問曰。朱子亦嘗引鹿斯之奔湛湛露斯。則以斯作語辭。而竟以七月詩斯螽之文。遂并斯字作蟲名。然斯螽之斯亦安知非語辭乎。或疑螽斯非蝗屬。果是何蟲歟

臣對曰。爾雅螽之類有五。而惟土螽曰似蝗而小。李巡又以阜螽爲蝗子。許愼蔡邕皆曰。螽蝗也。至陸璣曰。蛬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字異同文倒。其實一也。蓋与春秋所書食禾之螽。大不同也。注疏云。蚣蝑不妒。其義必有所受也

后妃不妒。故衆妾愛戴。而祝願其子孫衆多也。集傳作美之之辭。何歟

臣對曰。繩繩者累世承繼之謂也。其爲祝詞明矣。後漢書荀爽對策曰。配陽施。祈螽斯此亦祝願之意也。韓詩外傳。又引孟母胎教之說。田子還金之事。以宜爾子孫。爲有是母有是子之意。亦可參攷也

桃夭

御問曰。朱子曰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夫桃之有華。卽周禮仲春會男女之時。則是謂婚姻以時矣。男女以正則於何見之歟。先儒以爲宜其室家。可見男女以正。何歟

臣對曰。宜其室家。在於旣嫁之後。則男女以正。非此也古人婚禮所重在年與時。過年違時則不可以謂正。謂

時也古者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會而行之凶年殺禮多婚奔者不禁若然不過時者豈非正乎禮曰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近儒釋之曰三年之喪不過再朞則二十三年亦當嫁矣及其禫而禮月已過故必待三年此亦爲重年与時之明驗也

大學引此詩章句曰宜猶善也本章宜字釋作和順之意兩處異釋何歟詩傳成於淳熙丁酉大學成於淳熙己酉當以大學章句爲正歟

臣對曰室家家室家人并屬於之子之身猶言宜乎其爲室家家室家人也大學之宜兄宜弟亦謂一身之善

為人兄。善為人弟也。若云于歸之女。能和順其室家。家
人。則空字。終不妥帖也。

兔罝

御問曰。周南諸詩。皆言后妃之德盛。而婦人被其化也。而
兔罝一篇。突兀處於中間。赳赳武夫。何關於后妃之德化
歟。齊家與作人。同是一事歟。

臣對曰。古者聖妃賢后。皆以急賢審官之政。內助君德。
則雖赳赳之武夫。豈不咸囿於文似德化之中乎。一家
仁。一國興仁。齊家亦當為作人之本矣。

兔罝之野人。思皇之多士。其才之高下。有可言者。而干城

也楨幹也。亦有輕重之等歟。申培詩說曰。兔罝。文王聞太顛閎夭散宜生之賢。而舉之。國人詠其事而美之。茲三人者。名与十亂。才並四鄰。則兔罝之武夫。豈非文武備具之士歟。

臣對曰。古之人才。身兼六藝。兔罝之人。未必非思皇之士。干城之器。未必非楨幹之材也。馬融忠經。以此武夫為仁義兼備之人。則其高下輕重。有不必論者矣。至於顛夭散宜之說。申培僞書。雖不足信。墨子亦有之。可為信文。茲三人者。誠足謂文武兼備者也。雖然。左傳晉郤至如楚涖盟。楚子享之。郤至辭曰。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

政。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制其腹心。義有不同。臣所未曉也。好仇卽善匹之謂。則君臣之稱以善匹。語似不倫。得無未安歟。

臣對曰。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此三者。以義而合者也。故是三者之相合也。必執贄以相見以成其義。皆所謂嘉耦也。君之与臣。等威絶嚴。非敢曰尊同而體敵也。同心同德。風雲際會之密。有似乎配匹。玆所謂好仇也。古人詩賦。多以夫婦託興於君臣。其義有所本也。注疏以

爲和好怨耦失之遠矣

芣苢

御問曰大旨言室家和平婦人無事相与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雖室家和平爲婦人者豈無紡績織紝籩豆酒漿之事而暇及於微物之采取歟

臣對曰以芣苢謂用於産難以爲和平而樂有子者毛鄭之說也以芣苢爲能治癩以爲傷夫之有惡疾者韓詩之說也直謂之童兒鬪艸嬉戲之詩者申培之說也集傳之說蓋近毛鄭而後儒引毋耕之歌蔡人之詩力主韓說又引列子陸佃之說以芣苢爲蝦蟆衣蝦蟆亦

癩也傷夫有疾可見忠厚之俗此說亦有理也

薄采是少采也既言采采則非一采矣而又曰少采何也

臣對曰詩凡言采采者皆非採取之意秦風蒹葭采采傳曰采采猶萋萋盛也曹風采采衣服集傳曰采采華飾也據此則此章之采采亦當為萋萋之意不然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語甚重疊也謝靈運詩曰采采彤雲浮亦一驗也

漢廣

御問曰東儒論此章以為楚乃劣木蓋歎游女之難押不覺自處之益卑喬木既不可蔭則顧就雜木而親近至末

章自託益卑蔞則非木而草也駒則馬之小者也如是看
似有味未知如何
臣對曰臣以爲刈楚刈蔞皆應秣馬而言蓋楚荊屬蔞
艾屬皆不可以秣馬與喬木之不可休息起興亦同也
至若東儒之說則刈楚刈蔞之刈字全無親近之意蓋
本歐陽子執鞭之說而恐未恰好也
女子不窺中門婦人送迎不下堂禮也女之未嫁者其可
出遊乎江漢之女能變淫爲貞而其好游之舊風猶未變
何也
臣對曰不窺中門恐非賤者之禮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女執懿筐遵彼微行不獨遊俗爲然則江漢出游之女亦賤者也出游之女亦不可求則德化大盛矣

汝墳

御問曰程子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或云此詩是爲貧祿仕者之妻所作婦人不當伐薪以喻君子不當祿仕未知如何

臣對曰從韓詩祿仕之說則怒如調飢者謂別離之苦甚於飢餒也魴魚赬尾者謂枯魚銜索幾何不蠧也父母孔邇者謂父母至近他不暇顧也至於婦人之不當親薪君子之不當祿仕亦相比况而但全屬商紂之時

則於文王之化。了不相關。恐不當在周南篇中。集傳以父母爲文王不可易也。而後儒又引東漢周磐之事力主韓說。未可知也。

麟趾

御問曰。大旨以爲麟性仁厚。故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子性亦仁厚。是以麟之趾。興公之子也。下文吁嗟麟兮。朱子以爲指公子。何也。公子既爲麟之趾。又爲麟。何也。

臣對曰。趾之不履。定之不抵。角之不觸。都是麟之仁厚。麟之所以爲仁厚。以此也。非麟之外別有所謂趾與定與角之仁厚也。麟與麟趾又何必分而二之乎。且趾有

繩武之意。可比子孫。而定与角。於公姓公族。無所當也。

與猶堂集卷之二

洌水 丁鏞 著

詩經講義 二

召南

御問曰。儀禮鄕飲酒鄕射禮燕禮。皆合樂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采蘋舊在草蟲之上。移置草蟲之下者。果自何氏歟。

臣對曰。孔疏亦執儀禮。知編次之舊當如是。然孔子所定。誰敢移易。當是簡編之偶錯耳。今子貢詩傳申培詩說。皆以采蘋。置草蟲之上。亦暗合以取重也。

鵲巢

御問曰以詩之桃夭周禮媒氏條考之古者婚姻必於仲春鵲巢之成果在仲春歟鄭氏謂十二月鵲始巢記始事也至春乃成其所謂春是仲春歟

臣對曰鵲之成巢雖在正月其乘居匹處正在二月詩人之因所見以起興誠無可疑也

或謂以他國之子而來享此國之成業猶鳩之占鵲巢此說何如

臣對曰鵲巢鳩居於理不合鵲旣自營曷又讓之于鳩鳩旣性拙何以奪他之巢後儒以爲鳩占鵲巢實有是事鄉壠灌木二三月間鳩將生子与鵲爭巢搶攘憂呼

噪震林落既散而鳩居此誣鳩也鳩自有巢巢必上露鵲巢之制上有覆葢此必兩鳥之性本自不同故其巢異制豈捨適性之巢而奪之鵲乎設知其言搶奪掠取与之子于歸順逆不同詩人取興恐不知是 臣以爲九者糾也故糾合亦作九合又鳩者聚也方鳩僝功是也許愼說文方鳩僝功作㫄逑孱功鳩者逑也人從九爲仇鳥從九爲鳩仇爲人耦鳩非鳥配乎鵲本匹處雅鳩居之者雅耦居之也 臣又案春秋傳趙孟享賓穆叔爲之賦鵲巢杜注云趙孟之治晉國知鳩居鵲巢此亦不倫之說也趙孟非他國之臣安得謂之鳩居鵲巢乎當

時取義別有所在今不可考也

采蘩

御問曰蘋蘩是祭祀所用雖夫人尊貴似亦親採而朱子以為詩人且是如此說有若託言者何也

臣對曰祭祀之用雖重沼澗之地甚野諸侯夫人恐無親採之理苟以祭祀之用而必皆親採則廲醢形鹽亦將親採於海濱乎必無是矣臣因是而思之此篇親蠶之義朱子存之後儒主之徐玄扈亦以為蠶未出煮蘩以沃之則易出故毛詩云然蓋以豳風采蘩之文若為蠶事之用故繫以一之耳雖然春秋傳曰澗溪沼沚之

毛蘋蘩薀藻之菜苟有明信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詩有采蘩采蘋昭忠信也隱三年又趙孟之享于鄭賦采

蘩亦取微薄之物可薦公侯之義昭元年又秦穆公用孟

明亦以此詩爲舉賢於卑微之義文三年若以爲親蠶之

詩則義皆無當宜以祭祀之用爲正也

注曰被首飾也編髮爲之衛氏副笄六珈小注服之以從

祭祀副卽被欤孔氏云被是周禮所謂次也祭祀之服不

宜服次而曹氏以爲商禮与周禮異此說果是否

臣對曰被讀作髲儀禮少牢主婦髲鬄注云古者或剔

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又士冠禮女次純

衣纚衻。注云次首飾也。今時髲也。疏云周禮追師掌后之首服。副編次。言次第髮長短爲之。所以髲髢也。副所以覆首者。而副則有衡笄。次則無衡笄。副爲尊而次次之。副爲祭服。而次爲見王之服也。然其制無甚殊也。

草蟲

御問曰。覯遇也。覯亦見意。則見止覯止。何其重疊歟。

臣對曰。覯者遘也。媾也。鄭箋引易。非無據也。臣因是而思之。阜螽蠜也。草蟲負蠜也。牝必負牡。則草蟲者牝也。阜螽者牡也。牝蟲喓喓然作聲。牡蟲趯趯然往從。婦人之念其君子者。覽物傷心。所感親切。鄭箋以爲異種同

類恐失本旨也

此詩似是君子既歸而喜之追叙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汝墳之詩既見君子未知如何

臣對曰忡忡心之跳動也有感於蟲之趯趯也惙者綴也有感於草之卷曲也傷悲者微弱也有感於草之微軟也人情每弛於過境則追叙之言未必若是之凄切或其思望之意較勝也

采蘋

御問曰夫人之祭也鉶俎籩豆物無不備采蘩采蘋皆烹飪之事而略不以炮燖燔炙雜舉並稱何歟特牲主婦兩

鉶之芼。設於豆南。蓋俎實男子設之。故只稱蘋藻者。以婦人之所有事歟。集傳主婦薦豆實以菹醢必擧豆實者。以明蘋藻之爲豆實。而俎實之不必擧歟。

臣對曰。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故凡祭禮。男子薦俎。婦人薦豆。觀於少牢特牲之禮可驗也。不惟是也。二簋四簋六簋八簋。皆用偶數。故主婦薦之三獻。五獻。七獻。九獻。皆用奇數。故男子獻之。主婦唯亞獻而已。二籩。四籩。六籩。八籩。皆用偶數。故婦人薦之。大羹。一鐙。男子薦之。皆此義也。

先儒謂采蘩詩。盡出賢婦人。采蘋之有齊季女。有優劣之

可言歟

臣對曰臣以爲此公族未嫁之女教于宗室之詩也鄭箋引昏義之文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于宗室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祭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夫季者幼小之稱女者未嫁之名使季女而主蘋藻之薦非教習而何左傳云濟澤之阿行潦之蘋寘之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襄二十八年其爲教未嫁之詩明矣鄭義曲從小序以爲大夫妻承先供祭之詩不亦謬乎既嫁之妻不可曰季女也

甘棠

御問曰周南篇題曰文王遷豐分岐周故地爲周公召公
之采邑使召公宣布於諸侯文王未爲天子則召公未爲
方伯也召公之憩甘棠必是武王時事而此詩大旨以爲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者何謂歟

臣對曰據樂記武王滅商之後乃疆南國乃分周召而
史記燕世家召公之爲西伯在於成王之時則召伯之
巡行南國宜在成王之世不但武王已也文王身爲西
伯又安得使召公爲方伯哉

說者謂召公慮煩百姓不營所居實襲韓詩外傳而劉元
城已以墨子之道駁之矣然則非無室屋必是旬宣之時

遇訟於車下者。止於路傍樹下。以聽之也。然路傍樹木之
可止者何限。而必於甘棠者何歟。
臣對曰。不煩百姓之說。不獨韓嬰。鄭玄之解亦然。按說
苑召公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
棠之下而聽斷焉。又漢王吉以百姓不宜廢耕桑治道
上疏。上之曰。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
又白虎通曰。召公親稅舍於野樹之下。蓋召公非以不
營室屋而然也。耕桑之時。民皆野處。故就所處而聽其
訟。不欲煩民往來也。然往往遇訟。下車止樹之說。恐爲
合理也。其不於他樹而必於甘棠者。恐亦偶然。或曰田

社樹棠故取訟獄就社之義聽於甘棠未敢知也鄭箋以爲聽男女之訟舍於棠下若餘國政不必於棠下斷之何歟舊說蔽芾小貌集傳必反其說而謂之茂盛何歟

臣對曰周禮禖氏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鄭氏云亾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也鄭必以舍於甘棠爲聽男女之訟者亦以甘棠在於荒遠之地故欲以隱惡也至於蔽芾之義舊說云小貌者形容愛惜之意也集傳云盛貌者想像茇憩之時也今案字書音沸則爲小貌音弗

則爲翳薈之貌。二者不可定也。然歲久樹老。民猶愛惜。則益見召公之德入人之深。舊說亦有味也。

行露

御問曰。女子苟能以禮自守。則直截拒之可也。何必託言多露而畏濡乎。

臣對曰。此恐非託辭以遣之者。乃取譬之語也。言人之不欲非時以行者。畏露之沾濡也。我之不欲非禮以從者。畏淫之染汚也。按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註曰。取非禮而不可安行。其爲取譬之義審矣。

嚴華谷以爲此詩述女子自訴之辭。此詩中何句。可辨是女之必寃歟。

臣對曰。臣以爲女無家之女字當以本音讀女者未嫁之稱家者有夫之名孟子曰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是也女之無家猶雀之無角鼠之無牙然無角無牙者穿屋穿墉不夫無家者速獄速訟以其理則似寃孰其跡則難白也此益淫男之言而末二句爲女子之詞也韓詩外傳曰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益此女子始許而終違故至於速訟也

羔羊

御問曰小羔大羊之皮合而爲一裘歟豈一身而疊著二裘歟抑此非指一人有衣羔裘者有衣羊裘者歟

臣對曰羔羊者羊子也非二畜也兒羊綿毛可以爲裘白虎通曰士之羔裘取跪乳良順之義跪乳豈非兒羊乎東俗以夏羊爲髥牛又以髥牛爲羔訛謬甚矣夏羊者爾雅所稱牡曰羭牝曰羖者是也左傳狐裘羔袖猶以爲恥則可以羔皮與羊皮同爲一裘乎無是理也

羔羊素絲卽燕居之服則公退時似當因公服而歸至家此詩有若自公門而出已著燕服者何歟

臣對曰孔疏曰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大夫亦羔裘惟豹袪与君異耳則此爲朝服之裘按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而末曰褻裘長可見上三裘非燕居之服也按朝祭之服裘上加裼裼上加朝服裼卽裘單也故王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論語之曰緇曰素曰黃者葢所謂裼也而隨裘異色爲其中外之色相稱也據此則羔裘之爲朝服無疑當時大夫必不如近俗之纔出公門便著燕服者矣

委蛇似是舉一身威儀而言而謝疊山多就步趨上說有若足容之舒遲者然何歟

臣對曰齊桓公田於澤見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齊士曰見之者殆乎霸蓋此澤中之蛇名而見者以爲祥也或謂此美在位者以瑞物爲況也又左傳穆叔引此云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委蛇若是自得之貌則何以言折乎且蛇自合韻而改音爲移又叶爲佗恐未然意委蛇動止安舒故遂以委蛇作安舒之意疊山之說亦近此意也

殷其雷

御問曰張子論此詩曰鸛鳴婦歎之意將風雨則思念行者集傳不說此意何歟鳥獸草木可取而起興者多而何獨

於雷聲取之乎

臣對曰橫渠之說固是起興之本然其取義不惟是也陽爲山南則是聲之隱隱然自遠者也側爲山旁則是聲之轉輾而漸近者也下即山内也則是聲之已迴而迫近者也雷之殷殷者能自遠而近回轉甚迅而振振君子則猶未及歸此所以感歎也

摽有梅

御問曰處子之自言求壻非閨門靜拙之法也古人以此爲女父擇壻之詩未知是否

臣對曰女父擇壻申說也而戴岷隱亦嘗云矣大抵梅

實旣落非禮月也然猶迨今其情急也然處子之言不
宜如是則擇壻之說或有理矣
請期六禮之一也不待吉日而欲迨今日失禮也大此詩
何爲而入於正風比之桃夭歟
臣對曰婚未必六禮也穀梁傳只有納采問名納徵告
期四者之禮至士婚禮六禮始備意古者禮簡而後漸
繁文也故曰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會禮而行之又
云凶年殺禮多昏奔者不禁此聖王察民之意也語類
以爲商周之際方變惡入善未可責備此其所以爲正
風也左傳范宣子聘魯賦摽有梅取其及時之義則亦

或有惜其芳澤之義與桃夭同也

小星

御問曰君爲日妃爲月則媵妾是星也小星取義豈不較然明甚而大旨以爲於義無所取者何歟

臣對曰　聖諭至當矣

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夫命有專言理者有兼言氣者此命字當作何看歟以貴賤言之則是兼言氣歟

臣對曰韓詩外傳以不逢時而仕爲寔命不同之解此或兼言氣數者也

江有汜

御問曰江比之嫡汜比之媵其嫡不以媵歸則汜離于江也其嫡悔而迎歸則汜歸于江也可作一義歟

臣對曰　聖諭至當矣汜者小歧也取水之暫相分離也渚者小洲也取水之已去而獨留也沱者別江也取水之久別而終合也其取興各有妙處若只以江猶有汜比嫡當有妾則山之有岡麓木之有枝條都無不可矣

或云商陵之女子中夜起倚戶而嘯是盖有不得于人而憤而嘯也未有悔而嘯也嘯而爲歌是媵之事如易所云先號咷後笑之意或說不可從歟

臣對曰或說有味矣

野有死麕

御問曰朱子嘗曰野有死麕潘叔恭謂强暴欲以不備之禮爲侵陵之具者得之華谷嚴氏云欲取其肉猶以茅包彼吉士何不以禮取之乃誘之乎此与潘說孰優歟

臣對曰嚴氏取肉之喻盖本注疏也然 臣以爲昏禮攝盛故士攝大夫之禮贄用生鴈庶人之贄匹用一死居山者以麇鹿爲禮而古有儷皮之制則死鹿其皮也茅束者豈非贄乎 臣謂上下章語意不同以茅包之則麕之肉也以茅束之則鹿之皮也懷春則淫女也如玉則

貞女也誘之則敗禮也純束則致敬也言非禮之物只可誘懷春之女致敬之贄始可聘如玉之女也以此言之潘說似優也

有女如玉集傳以爲上三句興下一句後之論者以爲詩無三句興一句者此說何如

臣對曰後儒之說恐未然三句興一句有何不可此不讀凱風詩首章也然上三句亦叙實事恐非興體也

何彼穠矣

御問曰平王舊說以爲文王或說以爲宜臼朱子未定而兩存之矣然若是春秋詩則何以入於二南之編也

臣對曰平正天下而謂之平王語涉牽强然至如太姜之女不當適齊陳姬之妹早已爲媵等說未必無可駁而春秋之文鑿鑿可考檀弓之文亦爲一證則要之非武王之女也其所以編于二南抑有說焉禮天子之女下嫁則上公之同姓者主其事意者召公之後有主王姬之婚者民歌其事後之採詩者得之召公之國則附之召南無可疑也

騶虞

御問曰庶草蕃蕪則非獨茁葭也鳥獸咸若則非獨豝豵也無乃舉一物以見他物歟

臣對曰葭蓬易代之草而若是茁茂豝豵易擒之物而若是寡取此可見仁愛及物而致其蕃物也盖一發五豝言遇五而射一也豝者牝也豵者稃也此家語所云不刳胎不殺夭之義所謂寡取也東園曰一發五豝言禽獸之盛也發豝之發也東園讀之如發豵指示之發

朱子曰騶虞當解做獸名如吁嗟麟兮可見若解做官名則終甚無意思騶虞之爲官名盖自古已有其說而朱子不取然周禮射儀云樂以騶虞疏云此天子掌鳥獸之官也禮之射義云騶虞者明官備也騶者廄官也虞者山澤之官也故賈子新書又云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

爲此詩者假司獸之官而歎美之也未知是否

臣對曰騶虞之爲獸不見經傳讖緯稗官之書往往有之魏晉以後始見於正史而呈祥獻瑞多出守臣諂諛之風則是亦白虎之搏噬者耳春秋演義曰昔召公化行陜西之國而騶虞應此亦毛鄭以後之書不足爲證臣謂騶虞古無是獸而特以吁嗟二字之與麟趾照應而俱在二南之篇末故後儒傅會遂做仁獸之名也至若騶虞之爲官名則周禮也射義也月令也戴說也皆信而可證且麟趾則擧公子公姓而繼之曰吁嗟麟兮是有受是美者矣此章則茁葭五豝之下直以吁嗟乎

騶虞接之是無受是美者矣一說云古者官名多取義於禽獸者少皞之爽鳩氏取其鷙猛也周官之虎賁氏取其勇武也意當時司獸之官取騶虞不殺之仁而命之名也然則吁嗟乎騶虞者言不負命名之義而仁知騶虞也臣朱之信

邶

御問曰程子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邶鄘夫莊姜燕燕等詩其可曰得之於邶耶載馳詩其可曰得之於鄘耶竹竿詩其可曰得之於衛耶安城劉氏又謂繫其邶鄘舊名猶春秋楚既滅陳後書陳災

穀梁以為存陳之意太師次詩何嘗有書法哉

臣對曰邶鄘衛之義思議多端其一以為三監所封而康叔之封已在周公之時則不得兼邶鄘也其一以為樂音之異而莊姜共姜通是衛宮之婦則不得為異國之音也其一以為采詩之地各異而漢書地理志河淇浚泉通入三詩則未嘗有山川之限也其一以為作詩之人分在三邦而載馳之詩作於許國則不可謂鄘人也其一以為存陳之義而邶鄘之詩並是衛事則烏在其存亡之義也此皆不可以解惑也臣以為詩者樂章也音十曰章人十曰什故二雅周頌以什成編什者十

也鄘衛王秦陳皆各十篇周南邶鄭齊唐不過一二篇出入可見其樂部舊編本有裒益之例也不然鴟鴞以下六篇何預豳公之迹周而係之豳風乎許愼五經異義云國風多寡不等不得稱什恐未必然後儒引樂記商齊之義以邶鄘爲樂府舊名而本無深義者此說恐近之

柏舟

御問曰孔叢子所引匹夫之夫有斷之以婦字之誤則固爲婦人之詩矣雖婦人之詩何以必知其爲莊姜之詩歟列女傳以此詩爲衛宣夫人之詩而集傳不取何歟東儒

云若以爲莊姜詩則薄言往想於事實不襯此說何如
臣對曰孔叢子匹夫之夫恐非誤字此詩之第三章純是執志不易之意何必以執志二字讓之於鄘柏舟而斷之爲婦字之誤乎後儒妄矣且衛宣夫人及莊姜皆婦人也不可當匹夫之目而亦其事實有異於執志不易則小序之云仁人不遇恐非誤解至若康叔誡三監之說出於僞書本不足辨集傳之必以爲莊姜之詩者恐以此章下接綠衣而衛宣夫人之事又在莊桓州吁之後則不當在邶風之首也然東儒之說不爲無見且靡我無酒以敖以遊等句亦似非婦人之語矣

莊公狂暴則莊姜之不得於其夫固然矣不得於兄弟者
何事歟

臣對曰昏因之黨亦稱兄弟則此言兄弟者亦可以爲夫家之親黨也然此詩本未必爲婦人之詩則其云兄弟不必疑也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是自賢之太過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是怨人之太甚也以是而謂之辭氣卑順柔弱無乃不合歟

臣對曰此二節恐皆非婦人氣像左傳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

謂之儀因釋此詩曰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據此則威儀不可專屬於一人也孔子閒居以此章之威儀爲無體之禮又新書所釋与左傳無異可知非自賢之意也又孟子以慍于羣小况于孔子葢本家語而爲說則可知非怨人之辭也又說苑釋我心匪石一節引孔子之言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知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仍以不轉不卷爲士君子不失已之節又韓嬰亦以此節爲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意此与孔叢子匹夫執志之說相合而小序之言仁人不遇者不爲無證矣

綠衣

御問曰首章喻微顯之易所次章喻尊卑之倒置則一節深於一節歟

臣對曰黃裳在后夫人爲吉祥事莊姜不當取此臣以爲衣取諸乾君道也裳取諸坤后道也坤之六五對乾九五綠衣黃裳則君昏而后賢也上云黃裏以配體言下云黃裳以正位言未必有淺深之別也

大旨言綠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或言綠方爲絲而女又治之則綠之爲衣方未已也此說似有味

臣對曰綠者繒帛也蠶所吐曰絲麻所績曰布葛所織
曰絺綌也綠雖不正以其綠衣也故溫燠得幸以爲君
衣自傷絺綌之失時見棄也此與團扇歌意趣略同或
說未必然也女當如字讀以喻嬖妾也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則莊姜之前蓋有遭此而善處者矣
是果指誰歟

臣對曰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
賦綠衣之三章又左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穆姜出
房再拜賦綠衣之卒章皆取我思古人之義也然其爲
誰某今不可攷矣

燕燕

御問曰或云燕燕兩燕也比說如何

臣對曰差池頡頏皆兩燕之形容也

之子于歸註曰大歸也取毛氏歸宗之說也戴嬀之於衛三從之義絕矣一歸于陳無復還日故謂之大歸大歸猶言長往也然婦人夫死終身于所嫁之邦似合道理戴嬀之必歸于陳何也或云莊姜與戴嬀同被州吁所逐同出衛野而別豈有同被其逐而遠送于野歟

臣對曰大歸之說盖本春秋傳按文公旣薨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哀姜歸于齊大歸也比與戴嬀事相

類意當時子見殺而母不容則有大歸本國之例也莊姜被逐未知見於何書而子完既是戴嬀之已出則戴嬀尤宜不容莊姜雖有取養之恩恐不至被逐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臣猶父子也夫婦猶君臣也夫雖踈棄婦不可以怨夫莊姜之賢豈不知此箇道理乎戴嬀必以先君之思勗勉莊姜若慮夫莊姜之不足於此何也

臣對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謂以思先君之故勸勉莊姜也坊記戒吾民背死之風引此詩以明之亦此意也蓋妾之於女君義合也義繫於君故禮妾爲女君朞若

從女君出則無服謂旣絶於君則無義可服也戴嬀之眷眷於莊姜卽以莊姜爲先君之正嫡故也此戴嬀所以不忘先君也孔氏亦曰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其非勸莊姜之思先君明矣

日月

御問曰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不呼昊天而呼日月者何也照臨下土下土是冒卽仰冀照燭而至於出自東方似無意思果何謂歟

臣對曰日居月諸恐非呼訴之意 臣以爲日君象也月后象也兩曜齊明施照于下土君后同德施化于下民

而今逝不古處則日月無常度也逝不相好則日月不
相照也不我顧則日未嘗施光也不我報則月無以受
光也此其所以託意也莊姜齊女也齊在衛東故思其
親迎之初夫婦並駕來自東方所以言東方也故卒章
言父母畜我之恩所以見日月而思父母之邦也孔氏
謂日月之出東方在其盈盛之時故取比於少艾之日
此恐未然 臣又因是而思之語助之字亦各異用何居
有諸皆是問辭与兮矣等字不同則日居月諸不成文
理 臣按天文志曰一星在房氏之間爲烏月一星在昴
畢之間爲蟾又按爾雅鶋烏也蠩蟾也古作居諸後人

加烏加虫以從之也後來金烏玉蟾之說亦必有所本

則居諸者烏蟾也

報我不述則是有見報答之時矣曰莊姜不見答於莊公者何歟

臣對曰凡終人之事曰述報我不述言無終也此在畜我不卒之下則語又襯切凡所貴乎人只是終竟報而無終則雖謂之不見答可也

終風

御問曰中心是悼大旨以爲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莊姜之所以不敢言者何也莊公有過而莊姜不言烏在乎

事夫之道歟

臣對曰中心知中心貺之之中心非但不敢言之意也然其戲慢無禮倏開倏蔽動止無常則爲婦人者誠亦無言可言矣

願言則嚏則思之幽鬱而如有是疾固矣願言則懷既以願爲思而曰思焉則思是何說也

臣對曰毛傳曰嚏跲也蘇說以爲願往從之則若有跲制之者後儒以跲爲欬未敢知也懷者傷也卷耳篇不永傷不永懷可驗也嚏者氣之鬱滯懷者心之蘊結雖以願言爲思恐不意疊也

擊鼓

御問曰首章只云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次章又載舊說以爲州吁時事何於次章始載之歟孫子仲子貢詩傳以爲公孫文仲作州吁時人此果有所據否

臣對曰朱子於舊說非有確據則並刪之至於此詩其爲隱四年之事無疑而其證則不過曰平陳與宋一句必於次章下載之者恐以是也按春秋曰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詩只舉陳宋者蓋以公侯之親來也公孫文仲考之春秋傳及衛世家並無其人舊序未知何據而子貢詩傳不過竊舊序之文而已然後儒以爲州

吁伐鄭不過數日不當曰爰居爰處戴公廬漕在於是
後不當曰土國城漕臣以爲五日雖暫而軍情可見廬
居雖後而經營宜早後儒之言過矣
始來之時擊鼓以作氣揮戈奮擊有若勇於戰鬬者而及
其爰居爰處始失伍離次有若軍情懈弛者何歟
臣對曰既云我獨南行則自初非樂赴也踴躍用兵恐
指州吁說按春秋傳曰州吁阻兵安忍衛世家曰州吁
長好兵蓋兵凶器也而州吁凶暴臨兵踴躍故國人疾
視而言之也爰喪其馬亂無統率此恐州吁御陳軍無
主將之時也

洌水 丁鏞 著

詩經講義 三

凱風 邶

御問曰夏書五子之歌盖五子各作一歌凱風只是四章不可曰七子各賦一章七人之中何者作之歟

臣對曰七子之中最季者作之也盖草木之中棘薪最後其受天地之氣最晚兄弟之中季子最後其受父母之恩最晚以已老之母而養最幼之兒所以劬勞之倍甚也但此篇大義不明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若

如今釋則其過不小又後漢書東平王蒼傳賜允烈皇后遺衣一篋以慰凱風之思又章八王傳遣諸王就國詔曰弱冠相育常有凱風之哀凱風若是不安其室之詩則恐不當取比如是齊魯二家恐有別解今不可攷矣

棘心棘薪之一爲比一爲興安成劉氏雖有解說而終似可疑薪之爲言只是長成之意未必有非材之意而集傳解作長大而無善何歟

臣對曰比興本自相近其微意不可知也薪字之以下材意看者臣恐恰當魏風曰園有棘其實之食棘棗也

今只可作薪則与子長而無令人正相類也
睍睆集傳作清和圓轉說則其下又曰載好其音不但意疊文義亦似齟齬我東先儒以爲如曰關關雎鳩載好其音則豈不生受乎此說誠是矣以睆彼牽牛證之則睍睆爲黃鳥之色也明矣毛傳之以好貌言之豈不信歟色則明鮮聲則清和以喩孝子愉色柔聲於義尤協未知如何

臣對曰睍睆之爲目究或說甚力然知玲瓏字可以爲究或以爲聲豈必以鸎鳥之戴目鶯之戴大只可作鸎目而不可作鸎聲乎愉色柔聲恐亦穿鑿臣以爲此詩之下二章取興大切蓋泉必在上而後方施潤下之功而

令寒泉在下人必在上而後方有戢下之力而令七子在下此其所以自怨也載好其音言黃鳥自悅其音也音出於鸎而能使鸎好之子出於母而不能使母慰之此其所以自責也

雄雉

御問曰從役者婦人方思其君子何不獨稱其君子而汎擧百爾之君子歟

臣對曰此恐從役之家人致怨于在上之君子也言具位之人不以忮求之心貪戀爵祿豈不能諫正乎忮求之心皆生於貪富貴忮者必求求者必忮似是一病

而止齊陳氏說以為不忮則或入於求不求則或入於忮

看作二病者何歟

臣對曰忮出於妒求出於貪我方貪矣有或貪我之所貪者則忮乃生焉此本一根恐不當以出此入彼言之也韓詩外傳云惟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此又不求者不可害之之意又說苑釋此詩云廉者不求非其有者蓋求非其有則忮心生矣

匏有苦葉

御問曰濟非渡處似是濟水按禹貢濟水屬兗州邶鄘衛三國在冀州東南跨河以及于衛桑土之野則濟水去衛

境不遠故邶人見而引之未知如何

臣對曰濟之爲濟水當以濟有渙涉一句定之涉渡處也若濟亦渡處則恐語疊也臣以爲此詩四章皆以涉水起興始言濟水次言氷泮次言舟子皆一意也故君子之量度義理必取揭厲之戒荷蕢丈人亦善說詩者也蓋此詩專以惡無禮而作若國語魯叔孫之賦匏有苦葉則只是斷章取義者也

一說以爲鴈集洲渚以一鴈鳴更迨始朝而羣鳴故謂之雝雝此以鴈鳴之迨朝興歸妻之迨氷原非指婚禮所用之鴈此說何如

臣對曰詩人取興多有兼含數意鴈雖朝鳴畢竟是婚禮所用故取之也不然雞鳴鵲噪皆有定時豈必鴈乎和迨氷未泮婚期之中兼有涉水之意也

谷風

御問曰德音莫違是婦人之德音歟是其夫之德音歟以葑菲之根惡喻色衰以其莖之美喻德音則似是已之德音而日月篇德音無良嚴華谷作其夫之德音當如何看

臣對曰德音猶言聲聞夫婦相愛聲聞是生不必偏屬於一邊也但莖葉宜比顏色根體宜比德行蓋葑菲之所以採以其根美也鄭箋根惡之說恐誤解無以下體

言豈不以下體也後儒只引坊記之文以下體爲美不惟是也左傳臼季見冀缺歸而薦之於文公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殛鯀而舉禹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以冀芮及鯀比之於莖葉冀缺及禹比之於下體也亦豈非以下體爲美也乎

或說新婚之惡決反樂之如荼之苦而反甘之也此說恐不如集傳且以棄婦而言新婚之惡其孰信之

臣對曰後儒心恬素穢之喩即鄙諺苦棃亦甘之意也固未恰好東漢史弼在檻車答裵瑜之言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此又遇難如順之意也

此詩之辭曰采葑采菲曰荼苦薺甘曰旨蓄御冬其所起興多以食物枲絲衣之衣服葢飲食衣服是婦人之事因其所慣習而取譬歟

臣對曰終風之陰曀匏有苦葉之涉水絺衣之衣服此章之飲食皆全篇脈理可見古人作詩之法也

式微

御問曰是時黎已失國則亡矣非但微而已矣而曰微何歟舊國為狄所滅則黎君雖欲歸無可歸之地矣而曰胡不歸何歟君之流離負羈紲而從之者卽臣職也乃以歸咎於上何歟左傳衛穆公時晉滅狄潞氏數之以其奪黎

地也宣十五年數狄人而不數黎君則黎君非無道而失國者也爲其臣者何以怨之歟列女傳以爲黎莊夫人之詩朱子之不從何歟

臣對曰黎莊夫人与傅姆二人作式微者列女傳之文也後儒力主其說雖狹此竟爲勸君歸國之詩也按春秋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五月公至自楚傳曰公還及方城聞取卞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公乃歸據此則舊說之言黎臣勸其君歸國者豈不明甚乎鄭氏只言爲狄所逐矣晉數狄潞只言奪黎地矣則君奔地削而國

未嘗滅也意黎君畏狄之患空其國而寓於衛故其從
行之臣勸之歸如是也中露泥中亦是反復請歸之語
不必爲怨君之辭也
記曰諸侯不臣寓公當以客禮而待之葵丘之盟曰無忘
賓旅當修館舍而處之衛既受寓至使之霑濡陷溺何歟
臣對曰鄭箋以爲衛以二邑處之若然衛未嘗薄也中露
泥中或只是行役奔竄之事不必舍館不安也

旄丘

御問曰集傳曰叔伯衛之諸臣也謝疊山曰叔伯字也伯
仲叔季兄弟之序古者因以爲字黎臣而呼衛臣以叔伯蓋

親之之辭其意以爲親猶兄弟宜患難相救未知如何
臣對曰古者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字与伯仲本自不
同謝說未允禮記申生謂狐突伯氏縣子謂子游叔氏
可驗也古禮本然未必是親之之辭也韓詩外傳引第
二章其義不同謂黎之大夫与君同遁故詩人譏之處
久與以四字俱有異義又呂覽精喻篇及說苑修文篇
釋第二章之義甚詳並當參考也
匪車不東有前後二說前說曰匪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也
後說曰匪衛大夫之車不東救我也朱子并錄二說而曰
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然或以後說爲是其言曰黎

國在衛西而黎寓則在衛東地理志云淇水東至黎陽絕入河有所謂黎侯城者酈道元云黎侯寓于此則衛東矣夫既寓衛東則其曰匪衛大夫之車不東誠是矣朱子之說異於此者何歟

臣對曰此恐黎臣之留國者送使請救於衛或請其君還而使久不還故相与憂悶之辭叔伯恐指黎臣之在衛者而言也黎寓雖在衛東黎國固在衛西則匪車不東言奉使者豈不東往而但無与同來者故至今不還也若是則集傳之取舍固得之矣

流離之子若不作梟雛看如鄭氏說則瑣兮之瑣只知旅

瑣瑣之義而尾之爲末於羈旅果何所當歟

臣對曰瑣王屑也尾木梢也皆是分散之貌流離亦恐從集傳說爲得若從梟雛之說是以同朝之臣僚宗族比之惡鳥之雛安有所謂詩人之忠厚哉

簡兮

御問曰集傳曰萬者舞之總名總之爲言合文武二舞也按左傳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註曰萬舞名燕禮曰若舞則勺註曰以萬舞而奏之勺是文舞而曰萬舞則萬舞似非合文武二舞之名且舞名以萬其義何在

臣對曰商頌曰萬舞有奕言象湯之武定也夏小正曰

萬也者干戚舞也孫毓曰萬舞干戚也周禮春官籥師教國子舞羽歈籥註曰文舞持羽吹籥所謂籥舞也春秋曰萬入去籥公羊傳曰籥者籥舞也萬者干舞也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莊二十年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註曰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郎孔疏亦云公庭萬舞是能武舞今說籥舞是又能文舞也蓋干戚用武之器也羽籥翟文之具也毛傳以干羽為萬舞古今經傳絕無所據孔疏姑順其義以萬為舞之總名至釋鄭箋之義則痛斥

毛傳之謬可按而知也總之萬也者蜂也象軍旅之屯聚也何休云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故干舞稱萬舞

賢者非武夫而曰有力如虎何歟豈其才兼文武者歟

臣對曰有力如虎武也執轡如組文也按左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此所謂武也又按呂覽先己篇曰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此所謂文也且方將萬舞而又能籥舞亦可見文武兼備也古之賢者多隱伶師如論語微子篇所稱八

樂師皆賢者也

山榛隰苓只是因所見而起興未必引物而爲喻也而竹房張氏以爲榛苓之甘美以興人君之美好此說恐反淺近夫詩之取興未必皆兼比意如楚辭湘夫人歌沅有芷兮澧有蘭秋風辭蘭有秀兮菊有芳不過觸目而起思遂詠歎之也如朱子所謂虛用兩句詠起而接續去者是興體也未知如何

臣對曰詩之取興多兼有此意者虛用兩句詠起而接續去者亦固有之而後生末學先著此意則讀詩便歸麤率最要精察而熟玩也至於此章之山榛隰苓却只

是徒然取興与本事全不相關然後方有劉亮動盪之妙閒遠脩淪之趣然山榛隰苓各得其所賢者失志感羨萬物其亦言外之旨也竹房之說陋之甚矣

泉水

御問曰葛覃之歸寧告于師氏泉水之思歸謀於諸姬父母之在与亡不同也其歸也欲歸見兄弟欤欲歸拜其父母之廟欤若爾未見其蓼莪風樹之意何欤

臣對曰使父母而在則有歸寧之禮父母而終則有奔哭之禮按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君夫人歸鄭註曰奔父母喪也今忽異釋唯恐其

或違序說未可知也且父母旣沒則不唯曰遠父母兄弟而已意父母未沒息得歸寧而或有阻礙未遂者耳諸姑伯姊之稱終是可疑安城劉氏說亦臆度或言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與二媵各以姪娣隨之凡九女泉水之女恐是兩媵中一人爲姪者喚兩媵爲諸姑喚其同爲姪者曰伯姊此說似有理而但古之論者多以此爲衛國夫人之詩則亦難作媵妾之詩看未知何說可以勘定否

臣對曰一娶三姓此本公羊氏之說也但此乃夫人之詩夫人無從問姑姊也且雖媵妾容有一姑不得有諸姑臣以爲此乃衛女追記來時之事也沸禰皆衛地也

干言皆所嫁之國地名也昔自衛來之時以遠父母之
義問於諸姑遂及伯姊也朱子集傳亦以泲禰爲自衛
來時所經之處不可違也但以諸姑伯姊爲諸姬失照
撿也諸姑伯姊皆在衛時本親非隨此女而嫁者也散
嫁諸邦會以歸寧共送此女也

北門

御問曰朱子以此詩爲識道理人做蓋以天實爲之之語
有信天知命之意也然君子憂道不憂貧而終窶且貧若
有未能忘情於貧富者何歟修身必能齊家而室人交讁
亦未能使之安於糟糠何歟

臣對曰臣妄以此說爲衛懿公之時所作也衛自宣惠之後衰亂日甚而至懿公好鶴翟人伐之民莫之救卒死於翟文公初立其首先務者曰輕賦尚儉身自勞苦而已可見懿公之時重斂務奢不親政事故文公之政知是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恐指公室而言蓋當時奢汰亡度費用無節故借私家憂貧之語頭以喻國家蕩竭而君莫之知也王事事大朝聘之節政事軍國治理之務室人之謫我摧我者蓋王事政事一畀於己故凡有失政失德雖一家之人並皆歸咎於我而交相規戒也天實爲之不欲歸咎於君而付之天命忠厚之意也

若知舊說則殷殷之憂只在貧窶而至言天命戚戚之
咨起於妻子而反怨勞苦此鄙夫貪臣豈可曰賢者之
責備乎韓詩外傳釋天實爲之之義以夷齊逢干申徒
狄之倫當之亦可見也

北風

御問曰先儒以作此詩者爲賢而在位者葢以其見幾之
明也然良農不爲水旱而輟耕良商不爲折閱而徹市君
子不爲世亂而怠於事則賢而在位者不思扶顚濟難惟
全身遠害是圖仁人之心固如是乎

臣對曰舊說以爲百姓相攜而去集傳亦無賢而在位

之説特劉安成以同車二字爲仕者之作然仕者有見
危授命之義亦固有見幾色舉之義不一揆也臣嘗讀
孟子對齊宣王之語及子思對魯穆公之語見檀弓及豫
六二喪服傳諸文知此義也諫行言聽委任仰成我之
去留有關於社稷之存亡者生死以之無可去之義也
諫則不行言則不聽仕焉而已者納屨而去不俟終日
此亦君子之義也由是觀之賢者之或去或死惟係人
君之恩禮不可槩以扶顛濟難之忠責之於臣下也無
補於國而唯亂是與豈所謂明哲而保身哉人主於此
宜懔然以自省也

靜女

御問曰强暴謂之吉士野有死麕有之其意欲使知愧耳此章以淫婦謂之靜女何哉歐陽公以爲幽靜難誘之女豈先貞後黷知後世河間淫婦者歟

臣對曰此詩之黜爲淫詩葢以俟我於城隅有若期會於幽僻之處也然按周禮城隅註城隅角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亦此也又明堂位之疏屛註曰疏屛今桴思也疏刻雲氣於樹屛者也人臣至此俯伏思念其事葢古禮也據此后夫人女史之官亦或俯伏於内殿之桴思也大抵旣曰靜女而謂之淫奔誠不可解也

彤管爲赤管筆女史之所執而記事者已見於左傳杜預註而集傳以爲未詳何歟小註或稱鍼管或稱樂管又何所據歟

臣對曰舊註与左傳之文[illegible]定九皆爲女史之明證無可疑也臣又思之荑之始生體若筆管心若筆毫或亦以史筆而取況也臣以爲恍豫女美之女字當与匪女爲美之女字並作汝音蓋彤管則有煒其況此不待美人而彤管已自美也牧荑則似筆而非此非荑之美而美人之貽之美也

二子乘舟

御問曰二子乘舟疑其渡河而死也然左傳曰殺于莘又
曰殺于隘莘固河西隘亦非涉河之地也史記曰死于界
上界卽自衛適齊之界隔河非渡河矣惟劉向新序云宣
公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沈而殺之
壽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傅母恐其死也閔
而作詩舟行無恙其後未幾有使伋之齊伋壽並死之事
左傳史記之所無劉向何所據而爲之說知此歟

臣對曰若知新序之說則此詩作於初行之時左傳史
記記其終殺之事不相悖也但必以爲傅母之作者與
式微傅姆之說同出一手詩何必傅母作之乎是可疑

也
瀁字從水爲瀁養養卽瀁瀁也水之滉瀁猶人心之憂傷
搖搖靡所止泊也此義何如
臣對曰 聖諭至當矣
鄘 柏舟
御問曰嚴華谷以爲二柏舟用意皆在下句亦汎其流卽
無所依薄之意可以興耿耿之隱憂在彼中河於兩髦我
儀何所當歟
臣對曰古者舟各異用菁莪采菽俱爲天子之燕諸侯
則皆稱楊舟莊姜共姜俱爲侯邦之嫡夫人則皆稱柏

舟唯竹竿之松舟舟未知所指然大明親迎之儀必舉舟
梁或者諸侯之昏必用柏舟故莊姜不得於夫則指柏
舟而自傷共姜喪夫而寡則指柏舟而自誓皆以其昏
時所用也然則其用意上句較重也 臣又思之髧彼兩
髦非指共伯而言也據內則子事父母及男女未冠笄
者皆稱拂髦獨婦事舅姑無拂髦蓋髦者女在父家之
容非婦在舅家之儀也共姜對父母而明不嫁則指其髦
爲誓言欲終老於父家也且特者寡而無配之稱不必
知亂之爲治也
母也天只不及父者疑是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而舊說以

爲父母欲奪而嫁之者何歟或曰只呼母者以其父嚴母
慈此說何如
臣對曰婦女之情每因母而達父父嚴母慈之義誠恰
好矣
墻有茨
御問曰蒺藜子有三角刺入則惡草也以此比惡人歟
臣對曰墻之樹茨欲人之不得踰越也按周禮圉師之
職茨墻則翦闔祭義蠶室棘墻而外閉之蓋古制也揚
繼盛戒子書云男子十歲不可使入中門女子十歲不
可使出中門院墻要極高上面必以棘針稼的周密亦

此意也此言墻垣之牢固如是可見其變自內出也舊
註墻比禮防茨比淫行恐未當也

君子偕老

御問曰此詩三章辭皆甚婉若非子之不淑一句則幾無
以見其爲譏刺矣稱道其衣服容貌之盛者爲譏刺歟
臣對曰此所謂刺詩也其辭婉其旨微其聲韻淸切激
揚千載之下尚令人嗟咄而疾惡之此詩人之妙也臣
又謂此詩之徧舉服飾容貌之盛有三箇意思一芬芳
馥郁自以爲美而識者瞪之其淫穢塞鼻也一宣公旣
死誰適爲容旣寡而冶明徵其淫也一只舉外貌之盛

而毫不舉德行則其極口讚揚乃所以極口譏刺也反覆玩味作文之妙幾可見矣

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方說淫惡人之容貌而疑於天与帝恐似未安此是古人質樸處耶

臣對曰鄙夫淫女每冶容盛飾瞰前顧後昂然自異飄然自擧有若天上人間惟我獨尊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猶言何知者爲天何知者爲帝也言其昂然飄然無所顧畏也不然美飾之驚人恐与鬼神之驚人有異且胡然二字終難解說恐不但取譬之未安也

紲袢朱子以爲束縛意謂以展衣蒙絺綌而爲之紲袢或

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又一說以爲絺綌爲褻衣而以展衣覆之凡此三說何者爲得本旨歟

臣對曰按鄉黨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疏以爲袗單也絺綌葛也表表衣也言加尚表衣於單葛之上也葢絺綌褻服也故必加尚表衣也據此則褻絺亦褻服也故必以展衣蒙之於褻絺者以褻絺之爲褻袢也後儒引說文以明之義有據也

桑中

御問曰所列三女是一男徧淫歟或云淫朋相逐賦成一篇此說何如

臣對曰期我要我送我之處三章俱同謂之一男徧淫則三女不應期會於一處也謂之淫勿相逐則三男不應期會於一處也左傳申公巫臣將聘夏姬于鄭盡室以行申叔曰異哉夫子有桑中之喜桑中蓋其相竊妻妾之事故取此知是也然采唐采麥采葑俱是賤者之事於世族在位者恐或不當且孟長也未必三家之長女皆好淫則此亦可疑也

集傳以爲庸未聞或曰庸鄘也以地爲氏者漢書志鄘皆作庸周末秦有庸芮漢有庸光又有受古文尚書者爲膠東庸譚此頗有據朱子於此偶未之考歟

臣對曰 聖諭至當矣

鶉之奔奔

御問曰人是一人我是一我而人則或爲公子頑或爲宣姜我則或爲惠公或爲國人此恐可疑後之論者以爲刺暴非刺淫未知是否

臣對曰衛之聚麀者多其中必有秉彝与君者然禽獸之行雖紙上之人不宜枉加猜疑寧闕之耳刺暴之說臣恐未然按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非使人之所得聞也據此其爲刺淫無疑也表記所引亦指上下行逆淫烝宣非

上之行逆乎指其君曰無良豈非下逆乎又以鶉火之
一星證其無匹鶉竟無孶尾乎或說誤矣

定之方中

御問曰爾雅註曰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昏中爲正然
周時定星以亥月昏中農功已畢民力可用固宜營作歲
久而差今以子月昏中祈寒之時何可興土木役民乎然
則後世定星不可以營室名之歟

臣對曰星之命名或以象形如箕星斗星是也或以民
事如犂星室星是也天造人名不能中理則營室之時
一定不易營室之星歲久差度固其勢也安成之時猶

之古也今距春秋之世此星已差三十度昏中將在十二月漸非興土功之時營室之名雖存不可以此而驗時也

靈雨註曰靈善也善猶好也靈雨即好雨杜甫詩曰好雨知時節靈之爲言有知時之意歟

臣對曰按說文靈从雨从吅吅吅象其零形也豳風之零雨舊本亦作靈雨而霝与靈本相通石鼓文靈雨奔秝亦作霝雨可證然霝若零意則靈雨既零意疊作知時之意看誠好矣

螮蝀

御問曰莫之敢指云者以不正之氣人所惡見故不敢指欤在東暮虹也隮西朝虹也先言暮後言朝何欤

臣對曰濕雲与日輪相望而人在其間背日面雲則虹於是見殊非不正之氣所成但虹見之時氣象黯慘故謂之不正也虹無定方隨人所立隨移其處莫可指的以比淫女行止之恍惚也或謂虹有雌雄人見為褻故以比淫女之行不可指點也在東隮西以比淫人之朝西暮東先暮後朝未必有別義也晋夏統見女巫丹珠裝服甚麗輕步佪舞驚愕而走破藩直出曰螮蝀之氣君子莫之敢指亦以其不正之色也

干旄

御問曰漢書註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不勝或墮地髻解牛畏入水此是旄牛也以此牛之尾注旗干之首梓樹化牛之説近於物怪恐不可信而朱子用旄牛之文何歟

臣對曰玄中記云千歲樹精化爲羊萬歲樹精化爲牛秦文公梓樹之説亦此類也按爾雅犣牛卽旄牛髀膝胡尾皆有長毛又按山海經潘侯山有獸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一名犏牛又説文曰犛牛旄牛也尾膝皆有長毛若然旄牛本自有之非梓樹之所化也秦

文公之前周武王左秉白旄豈亦旄頭騎之遺制乎良馬之或四或五或六大夫之所乘亦是不齊者何歟蘇子由曰此贈賢物也蓋言屢進而加盛也此說何如

臣對曰六馬之駕天子之禮也陪臣安得以僭之舊說之四見五見亦誤蘇說恐得之矣臣以爲干旄干旌亦非大夫之所建蓋當時招賢之禮原有建旄之法即所謂虞人之旌招也絲者繒帛也帛衣謂之絲衣可驗也素絲之幣束之以組帶即所謂束帛戔戔也其用素絲而不用玄纁者文公立國父喪未畢也父喪未畢求賢如渴所以爲賢主也馬亦贈賢之物即所謂繫馬千駟

也按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馬八匹見上卿以六匹見子產以四匹蓋六匹四匹見卿大夫之禮也以卿大夫之禮施之於賢者所以爲好賢也

載馳

御問曰此詩第二章分作兩章各四句舊說恐是蓋合作一章如蘇氏說則一章之內辭語重複意思促急不如分作兩章爲好朱子雖從蘇說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其控于大邦之意爲證然春秋傳四章之四字安知非五字之誤耶

臣對曰左傳之說已見注疏服虔謂首章只叙歸唁之

事故自二章數之杜預謂並賦四章以下此二家非不知左傳之文猶不敢合二爲一不可曉也然左傳竟非誤字不惟叔孫豹之所賦爲四章（襄十九）又鄭伯与會文公宴于棐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子家鄭公子歸生）亦取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義也（文十三）四字若誤則豈兩處所載若是符合乎必其分章本然也

控于大邦蓋欲赴愬耳婦人既不可自爲赴愬則何不以此請于穆公遣使告方伯救衛之亡而有誰因誰極之語欤婚媾相恤之義舉廢國之道在穆公豈有不可欤

臣對曰許穆公死於王事葬以侯禮賢公也獨不能爲

魏無忌之義乎必其時有不能然者矣夫人之歸唁亦被大夫之非議則或有臣下之阻遏者而今不可考也